

时代青葱文丛

一世青春

YITI QINGCHUN 石岩◎著 YITI QINGCHUN



献给生命仅存的
或狼藉的青春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青葱文丛

一屈青青

石 岩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屈青春/石岩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3.6

ISBN 978-7-5396-4569-8

I. ①—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1755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岑 杰

装帧设计:艺杭传媒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64235059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8 字数:300千字

版次: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5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Y I T I Q I N G C H U N 一 屈 青 春 Y I T I Q I N G C H U N

初 见	1
似水流年	11
舞台魅影	20
道是无晴	27
蜗牛和菲儿	35
小 雨	45
两意绸缪	53
情动以后	63
失 乐 夜	71
落荒而逃	76
多事之夏	86
梦 境	94
风袭过往	102

第一次亲密接触	108
变 奏	117
半地下恋情	123
星 空	131
田纳西华尔兹	140
朋 友	148
着 陆	156
子夜惊魂	164
绝望的告白	171
暖 冬	179
小 别	187
聚 会	196
血 色	204
转 角	211
暗 语	220
骑 士	228
潮 落	238
流 浪 者	246
劫二连三	255
千里之外	262
孰是孰非	270
情 殇	278

Y I T I Q I N G C H U N



Y I T I Q I N G C H U N

初 见

两个年轻的女孩子，两杯酒，三张沙发，仿佛是一种无声的邀约。

这是一家名叫“Blue Club”^①的酒吧，蓝色的霓虹灯在夜色下的树影间隐约闪烁。深秋时节，法桐的叶子已落了大半，静立成一棵棵落寞的剪影。

晚上八点多，酒吧里的人疏疏落落，乐队尚未开始演奏。吧台里面，在橘色灯光的映照下，高高的酒柜显得琳琅满目——或方或圆、高矮不一、形状各异、标签纷杂的玻璃酒瓶里，映着五光十色的液体。调酒师站在酒柜与操作台之间，手里随兴耍弄着调酒器。他面前是长长的木质几案，一端带有抹角，延伸出四分之一一个圆圈。黑衣的侍应生，正在抹角处隔着几案、悠闲地跟顾客攀谈。

吧台前面是一组木质黑漆的高脚圆凳。余文政和刘佳就在这排圆凳间落座，要了一扎啤酒。两人点了烟，刘佳呷了口啤酒，便转过身去四下环顾，像是在找什么人。余文政自顾喝着酒，眼光撇到刘佳，不经意间闪过一丝狡黠的光亮，嘴角讥讽地微微扬了扬。他知道刘佳又开始习惯性地搜索目标了。刘佳眼睛大而无神，但凡看到他两眼放光，就知道他在人群中找到了他

① Blue Club: 蓝调俱乐部。

一成不变的人生坐标——前凸后翘的“S”形。

余文政和刘佳是同学。余文政是工作了一年以后，考了本科学校的在职研究生。至于刘佳是怎么成为他同学的，他就不得而知了。刘佳的父亲是南方的小工厂主——余文政一向这么称呼私营企业老板。刘佳来这个城市读书，多半是为了躲避他老子的管束，他的心思全不在学业上。他们虽不是同一个导师，但是方向相近，刘佳便时不时地需要余文政指点一二。今天晚上出来，就是刘佳为了答谢余文政帮他修改研究课题计划。其实研究课题都是导师定下来的，研究计划无非就是说明选题原因、研究目的、研究方法和预期进度，一页纸交到院里做个统计。就这也能难住刘佳，几百字的东西写得混沌一片。余文政懒得细改，只把框架拎出来，用红笔划拉出一二三四，就让刘佳照着结构重写一遍，一边点拨他：“你可知道世上有种东西叫作逻辑？文章虽小，三级结构就不强求了，二级结构总要有吧……”刘佳最怕喋喋不休的学究言论，偏偏余文政博闻强识能言善辩，一旦遇到他感兴趣或想炫耀的话题，便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。刘佳熟悉余文政一贯的行事风格，知道他是最不愿费力气的，自己别想指望他好人做到底一步到位把文章改好，少不得自己回去再绞尽脑汁。对于余文政的教诲，刘佳表面上连称佩服（其实他一句也没听进），说要请客——这是结束余文政长篇大论的最好办法。余文政果真止住话头，说那就随便喝两杯吧，于是来到这里。

这家酒吧位于一条街的拐角处，背靠街心花园，附近有生活小区。从酒吧所在的位置走过半条街，便到了与一条大路的交叉口。这条大路上，散布着四所高校不同朝向的校门。根据人们毫无道理可言然而约定俗成的分类，这四所高校被分为三类：一流的华大、交大——也就是余文政和刘佳就读的学校，二流的建大，和三流的外语学院。因此这条路也被称为“大学路”，以大学路为中心，左右辐射开去，半径大约到达酒吧的位置，被戏称为“大学城”，里面有各种配套设施，例如饭馆、KTV、图书音像店、咖啡屋、宾馆、药店等等。

就在刘佳听受余文政训诫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来到酒吧之前的半个小时，有两个女孩第一次走进这间酒吧——徐婧在华大化学系读研一；赵明珠大二，在外语学院学日语，据说是因为酷爱日本卡通片才选了这个专业。她

们两个因为在附近的小区一起租房而相识，号称同居密友。两个人年龄相仿，为此赵明珠心理很不平衡：“太没天理了！你只比我大不到一岁，却比我高三个年级！上的还是首屈一指的华大！”徐婧也不掩饰自己的得意：“呵呵，相逢恨晚吧！你要是十年前就跟着我混，也跳个一两级，说不定现在也本科毕业了。”

徐婧此言差矣，她跟赵明珠相识两个月来，其实都是赵明珠带她出去玩、结交新朋友，她自己是个典型的“乖乖女”，离开校园这一带出门都找不着北。赵明珠对徐婧的“才女作风”不以为意，她曾这样公开评价：“徐婧皮肤好，让人看着很舒服，除此之外也就没什么了，谈不上有魅力。”

泡吧自然是赵明珠的主意。她刚刚考完期中考，无聊得发慌，恋爱又恰好处于“青黄不接”的阶段，难得没有男朋友陪，所以精心打扮一番后，就拉着徐婧陪她一起出来玩。徐婧以前没去过酒吧，也小有好奇，想体验一下。

她们在离舞台稍远的位置坐下。这是一个“U”字形的卡座，有三张舒适的皮沙发，差不多可以整个人躺进去。赵明珠仰卧在中间那张沙发上，伸展双腿，那姿势极为惬意。徐婧坐到另一张沙发上，一页页翻看酒单，她翻到名目繁多的鸡尾酒，点了一杯“San Francisco”^①，赵明珠点的是“Sex on the Beach”^②。

余文政食指和中指夹着烟，低头对着面前的啤酒，正在发呆，刘佳捅了捅他：“看你九点钟方向！”余文政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，发现斜对他们的一个卡座里有两个女孩子。其中一个上身穿金黄色V领蝙蝠衫，中间是紫色迷你裙，接下去是明黄色丝袜包裹的一截大腿，再下面是黑色丝袜。一头栗色的波浪卷发，在暖色调的灯光下泛出酒红。她半卧在沙发上，兴致勃勃地打量着周围。与她成90度的另一张沙发上，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孩。从余文政的角度，只能看到她的侧面：直发，粉色的高领毛衣，蓝色牛仔裤。她斜倚着沙发扶手，漫不经心地端起酒杯送至唇边，随意地四处望了望，又一手托着酒杯轻轻地放回台几。她对面的沙发是空着的。

① San Francisco: 旧金山。

② Sex on the Beach: 沙滩性爱。

一屈青春

YI TI QING CHUN YI TI QING CHUN
YI TI QING CHUN YI TI QING CHUN

两个年轻的女孩子，两杯酒，三张沙发，仿佛是一种无声的邀约。

余文政心里动了一下。他捻熄烟头，冲刘佳眨了眨眼：“过去看看。”说完端着酒杯站起身。刘佳会意，便跟着他向那卡座走去。

“介意我们坐这儿吗？”余文政停在那张空着的沙发前，略略俯身，礼貌地询问两个女孩儿。直发的女孩好像有些意外，直望向余文政。卷发的女孩则上下扫视他一遍。靠近一看，余文政才发现卷发女孩涂着夸张的金色和绿色眼影，嵌着浓密厚重的假睫毛，两只眼睛又大又黑，野性而张扬。直发女孩则看起来很文静，小巧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，细眉细眼，皮肤白皙，不见粉黛。

“Hi^①，两位美女！”刘佳站在台几前，手插裤袋，摆出他的招牌笑容。

赵明珠打量着面前两个人：一个头发高耸，显然用了很多发粉，肤色偏白，大大的眼睛友好随和，笑嘻嘻的一副装可爱的表情。另一个面孔微黑，像是雪茄的颜色，高高的眉骨下，一双眼睛闪烁着肆无忌惮的光芒，容貌却很清秀，满脸书卷气息——这正是先开口说话的那个。

徐婧留意到余文政，与一个曾经追求她的学长有几分相似，让她很有亲切感。只是那双桃花眼，深沉而又放肆，令人捉摸不透。正待回应，只听赵明珠说：

“如果你不介意请我们喝一杯，那我们当然不介意你坐下。”说完瞟了刘佳一眼，然后与余文政对视，调皮地一笑。

“没问题。”余文政爽快地说。刘佳请客，他当然没问题。

两个人落了座，刘佳坐在内侧，靠近赵明珠的位置。余文政留意到桌上的酒杯，便从鸡尾酒谈起。他不但猜中两个女孩所点的酒名，而且说出每种酒的调法、口感，还向两个女孩推荐适合她们的酒。徐婧和赵明珠相当惊讶，连刘佳也是头一次听说。

余文政的调酒知识，是从前跟一个做过调酒师的朋友学的。他一向喜欢探究新鲜事物，对很多东西都略知一二，这也使他能够同各种类型的人迅速展开交谈。他曾得意地在刘佳面前自诩为“social animal”^②。

① Hi: 嗨。

② Social animal: 社交动物。

“说得这么在行，你一定很喜欢泡吧咯？”赵明珠瞄着余文政问。

“看心情。”余文政说，“寺院、教堂、酒吧，我觉得是同一类。”

“啊？太不一样了吧？”赵明珠瞪大眼睛，另外两个人也都等着下文。

“都是排泄、疏导的场所。”余文政注解道。

“嗯，这话有哲理！”刘佳点头做崇拜状。

“那你今天来这儿，是为了排泄什么？疏导什么？”徐婧微微一笑，看着余文政的眼睛问。

“人的想法和情绪有很多种，都可以拿来排泄和疏导。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，观察别人怎样进行这个过程。”

余文政这一席话收到了他意想中的效果，两个女孩对他刮目相看，谈话的兴致大增。他们相互作了自我介绍，很快熟络起来。刘佳开始大谈星座。很少有女孩子对星座不感兴趣的，刘佳深谙此道，经常研究星座命理，作为跟美眉聊天的一大话题。他们各自报出生日，赵明珠是双子座，余文政是摩羯座，刘佳说记不清自己的生日了，大概是天秤座吧——他的生日一向变换不定，如果跟他聊天的美眉是金牛座、处女座，那么他就是金牛座；如果美眉是狮子座、射手座，那么他就是白羊座；今天见赵明珠是双子座，他就变成了天秤座。徐婧是天蝎座，一听她的生日，刘佳立刻意味深长地看着余文政，笑道：“只差一天哦！”

赵明珠好奇地问：“什么只差一天？”

刘佳见余文政表情没什么波动，就对徐婧说：“他前女友也是天蝎座，比你生日刚好早了一天。”

“是吗？”徐婧随口问，“为什么分手？”

“我女朋友跟别人跑了。”余文政简单地说了这句话，目光并没有看人，随之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刘佳连忙转移话题，接着讲星座性格、爱情运势，分析星座相配指数：

“双子座的人性格开朗，活泼好动，思维敏捷。他们具有多重人格，为了追求刺激可以不讲原则，做出疯狂的事情。双子座很容易吸引异性的注意，在感情开始阶段往往进行得出奇顺利，但是交往进入平淡期以后，双子座难以忍受单调乏味的生活，就会想要摆脱爱情的束缚……”

一屈青春

YI TI QING CHUN YI TI QING CHUN
YI TI QING CHUN YI TI QING CHUN

赵明珠连呼赞同,说自己正是这样,还摆出她和几任前男友的例子同刘佳分析。他们聊得热闹,刘佳发现徐婧饶有兴趣地一直在听,也顺带分析起天蝎座的特点:“天蝎座的人外表冷漠内心狂热,好像冰山下埋藏着火种。天蝎座的女生很有异性缘,她们总是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,把‘暧昧’应用得炉火纯青。”

“没有啊!”徐婧为自己辩白,“我没觉得自己很有异性缘啊!而且我也没跟什么人暧昧呀!”

“那是因为你心有所属吧?”刘佳趁机打探她的感情状态。

徐婧没说什么,似乎是默认。赵明珠快言快语:“那是!人家男朋友现在在美国呢!”

“天蝎女跟巨蟹男最相配,”刘佳看了看身旁的余文政,又对徐婧补充说,“不过跟摩羯男也蛮般配的哦!”

“徐婧,你男朋友什么星座?”赵明珠问。

“巨蟹。”徐婧轻声说。她瞟了一眼在一旁心不在焉的余文政——他这会儿一直沉默着没有参与讨论——又转眼问刘佳:“说说摩羯座的人有什么特点?”

“摩羯座的人勤勉踏实,他们对事业相当执着,考虑问题一切从现实出发……”

“不是吧!”余文政打断刘佳的话,他听刘佳讲了一大通星座八卦,实在腻歪,故意反驳道,“我所知道的摩羯座的名人,例如保罗·莫里哀,马丁·路德·金,全都是些不切实际的人,要不就是像我这样的受气包。”

“呵呵,星座这种东西,说着玩而已,对上了就八卦一下。”徐婧笑着打圆场。

“哎,那你知不知道,哪个星座的人最不可靠?”赵明珠兴致不减,推着刘佳的手臂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刘佳挠挠头,“还真不好说。不过我知道,我们天秤座是最讲究公平正义的,尤其像我这种老实人,从来不撒谎,百分之百可靠。”

余文政讥讽地笑了笑,说:“这跟星座没什么关系吧?撒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领。”

“哦？我怎么没有这种本领？”徐婧不以为然。

“你难道不觉得，说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？”余文政反问道。

“那你教教我，怎么说谎？”徐婧向前俯身，面对余文政，饶有兴趣地看着他。

“你回想一下：从小到大，你跟人说过多少谎话？”余文政启发她。

“一句也没有。”徐婧不假思索地说，“我几乎不跟人说谎话，除非是必需的恭维。”

“她这话前一句我不知道真假。”赵明珠接上话，“不过后一句我可以证明——徐婧说话向来很含蓄，比如她从来不说一个女生长得丑，即使遇到恐龙，她也顶多评价说：‘还好。’”赵明珠学着徐婧矜持的姿态和语气，两臂交叉端在胸前，微垂眼睑，嘴角挂上一丝微笑，轻声细语地说“还好”，逗得大家都笑起来。

徐婧也忍俊不禁，然后又认真地说：“我很奇怪：为什么有的人要费尽心机去撒谎？人和人相处本来就不容易，何必还要用谎言来设置障碍呢？”

余文政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据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撒谎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，是人心智成熟的表现。”

徐婧嗔笑：“你是说我心智不成熟喽？”

“还有我！”刘佳举起一只手，自告奋勇地装傻。

赵明珠已经笑得前仰后合，余文政眼睛里也有掩不住的笑意。

徐婧敛起笑容，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：“那我问你们哦：今天晚上，从坐在这里开始到现在，你们说过多少假话？”

“我可一句假话都没说过。”刘佳摆摆手，一副无辜的表情，“例如我说两位美女貌美如花，天地可鉴，全都是肺腑之言。”

“你还有什么肺腑之言？说来听听！”赵明珠逗刘佳。

徐婧礼貌性地对刘佳笑笑，目光转向余文政，等待他的回答。

“不知道。反正至少到现在我还没有故意跟你们说过假话。”余文政呷了口啤酒，补充道，“不过我有时候兴起了喜欢乱说话。哈哈，是真是假就需要听者自己判断。”

“看来跟你在一起能锻炼辨别真伪的能力哦！”徐婧很有趣地望着他，

一屈青春

YI TI QING CHUN YI TI QING CHUN
YI TI QING CHUN YI TI QING CHUN

然后兀自用放松的语调说，“我还是坚持说真话好了，省得别人费工夫判断。”

“我觉得谁也无法保证自己说的是真话。只能保证所说的是自己当时所想的。”余文政说。

“如果一个人的想法不是虚幻的，那么他说的就应当是真话。”徐婧辩驳道。

“哎呀！管他真的假的呢！”赵明珠插进来。她刚才又听刘佳说了一番“肺腑之言”，正心花怒放，才不去怀疑那些溢美之词——难道要她相信自己没那么漂亮不成？

“我比较惨，无法判断自己说的话是真是假。”余文政好像在自言自语。

徐婧的眼睛亮闪闪的，看着余文政，似乎想要说什么。这时，卡座的灯光变暗，舞台上乐队开始演奏。四名深肤色的中年男子，穿着深灰色的休闲西装和花式衬衫，各司其职。长号手神态怡然，吹出悠扬的低音旋律。舞台的灯光照在他那智慧的头顶上，锃光发亮，与铜管乐器的金属光泽交相辉映。主唱携着吉他，随意地扭动腰肢，在麦克风前用浑厚的嗓音哼唱。钢琴手侧面对着观众，一头棕色的浓密卷发披散下来遮住肩部，与长号手形成鲜明对比。鼓手掩在架子鼓后面，头部不断随着节奏摆动，让人看不清面孔。

改版的城市蓝调，轻松欢快，很适合酒吧的氛围。余文政听着不怎么入耳，既没有鲜明的节奏，又缺乏歌曲原有的感染力。见其他人都留神在听，他也就没有发表评论。

不一会儿，赵明珠就觉得没意思，抱怨说没有热舞，不够劲爆，刘佳连声附和。赵明珠说着说着兴奋起来，手舞足蹈地追述：

“我大一时不在这个校区，那边的酒吧比这边 high^① 多了！我最喜欢的那一家，里面有个特贱的贝司手。每次看到他抱着贝司出来，就好像一道闪电划过，晴天霹雳，重低音金属乐一下子全部响起来，全场就跟着了魔一样，都随着他一起疯狂地跳动。他的声音很 Man^②，是那种特苍凉特嘶哑的嗓音，

① High:过瘾。

② Man:男人。

就像是一匹来自荒野的狼。场面热烈到快要沸腾的时候，他在人群中间嚎叫起来，丢开贝司，就这样一把扯开衬衫，露出8块腹肌……”

赵明珠绘声绘色，站起身来模仿贝司手的形态动作。清冷幽暗的蓝紫色背景光映射在她脸上，更衬出那熠熠放光的大黑眼睛。她颈上红丝线挂着的玉佛在胸前轻嗒嗒的跳动，像是要钻进那扑朔迷离的乳沟，却又捉迷藏似的，随着主人的动作摇摆不定。

赵明珠的表演显然比舞台上的更有效果。余文政看到刘佳两杯酒下肚眼睛发直，知道他迷茫在面前那一片耸动的景色中。余文政又看了看徐婧，她似乎也在观赏赵明珠的表演，只是轻笑着，时不时端起酒杯啜一口酒，姿态很优雅。

乐声渐进高潮，音量也放至最大，嘹亮的歌声在酒吧里回荡。赵明珠和刘佳头碰头地凑在一起，以便能听清对方谈笑。喧嚣中，另外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，各自随意地看表演、喝酒。直到徐婧掩口打了个哈欠，正撞上对面余文政的目光。她那弯成半月形的眼睛冲他略带歉意地笑了笑。

余文政用力拍了拍刘佳，待他回过身来，大声对他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走吧！送两位美女回家！”

赵明珠余兴未尽，懒洋洋地套上夹克衫，一边喊道：“早知道不来这家酒吧了！以后你们要是有什么给力的叫上我呀！”

徐婧站起身，穿上大衣，平添几分苗条清逸。

十一月的晚风挟裹着凉意袭来，令人畅快许多。刘佳在赵明珠身边，同两个女孩并排走在前面，有说有笑。他们在街心公园中穿行，余文政落后几步，抬起头眯起眼睛看远方的路灯，一盏盏顶着朦胧的黄色光晕，也像是有几分醉意。他收回目光，看前面活动的背影。最纤细的那个，娉娉婷婷，像踏着优美的舞步，而又带着几许跳跃着似的、天真的欢快。与之相对应的，一两点笑声从前方飘落而至，宛如清脆的音符。这情境让余文政忽然觉得很舒服，在心里唤起某种近似亲切感的东西。

穿过街心花园，很快就到了徐婧和赵明珠的住处。把她们送到家门口，余文政说：“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晚安！”

徐婧站在门前，转身对他们说：“今晚很开心，谢谢你们哦！”

一屈青春

YI TI QING CHUN YI TI QING CHUN
YI TI QING CHUN YI TI QING CHUN

赵明珠搭着徐婧的肩膀，向刘佳抛了个飞吻：“拜拜！”

“等一下。”徐婧一边说，一边从手袋中取出便笺纸和笔，递给余文政，“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我吧！”

余文政把姓名，电话，电子邮件，聊天软件 MSN、QQ、Skype 等一一写下，一张便笺纸写得满满的，险些要写到背面去。刘佳也同两个女孩交换了手机号和 QQ。



似水流年

从他记事起,生活的背景如一条灰暗曲折的河流,很少有明快的颜色。

余文政大学毕业后,应聘到一所不入流的高校当讲师。

这份职业并不是他的唯一选择。本科毕业的他,拿到知名企业的 offer^①,兴奋地给家里打电话:“妈,我拿到全球 500 强企业的聘书了!”

电话那头的慈母却不像宝贝儿子一样开心,反而担忧地问:“外企很累吧?我听说在里面工作的人都要经常熬夜……”

余文政明白母亲的心,他深受感动:世上最无私最伟大的母爱的最高境界,莫过于希望做子女的能够不劳而获。他遵从母亲的意愿,也是遵从自己懒散的习性,选择了高校教师这份轻松的职业。钱虽然少点,但乐得自由自在。

他教授两门选修课:《英美报刊选读》——他本科学的是英语专业,研读英文报章是分内的事,这门课对他而言自然不在话下。还有一门是《基础乐理及交响乐赏析》,这是他毛遂自荐的,因为中学时曾在音乐学校读书,拉了几年小提琴,所以他对音乐很有见解。领导看了他的履历表,决定让这个年

① offer: 录用信。

一 屈 青 春

YI TI QING CHUN YI TI QING CHUN
YI TI QING CHUN YI TI QING CHUN

轻人试试,课堂反映果然很好,从此他成了领导和同事口中的“才子”。

由此可见,余文政的工作就是每周给学生上两节课,然后撒腿就跑,大把的时间都是他自己的。他私下算过,单位时间的报酬,在中国可以说相当可观了。坐班余文政是不干的,他情愿不要那点补贴费,也要捍卫他宝贵的自由。何况他在外面认识些朋友,不时做做兼职,外快倒也不低于工资。

表面看来,余文政的工作清闲自得,生活平静顺利,但其中的纠结苦恼,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。从他记事起,生活的背景如一条灰暗曲折的河流,很少有明快的颜色。

余文政的父亲成长于动荡的年代,大学毕业后就被下放到农村,背井离乡很多年,在那里认识了比他小十岁的余文政的母亲,年近四十才有了余文政。因为出身于“右派”家庭,父亲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不幸的际遇:在学校忍气吞声发奋读书,无奈命运弄人,高考时他成绩骄人却没能进入理想的大学。“文革”中,他曾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(也就是余文政的爷爷)被迫害致死,使得他精神遭受了极大刺激,后来常常郁郁寡欢。

余文政小时候跟随外公外婆在农村长大,天性质朴,贴近自然。他还记得那时候爬树掏鸟窝,在小河里游泳抓青蛙,雨后蹲在地上找知了的幼虫,跟小伙伴一起在田里玩打仗游戏,玩累了就躺在麦秆中间睡大觉。

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,余文政被接回城里父母身边。余父自己这一辈子的抱负落空了,便对儿子寄予厚望。他中年得子,自然宠爱有加,然而又觉得小孩子年幼无知,在农村野惯了,需要严加管教。余父给儿子买了全套的学习用品,送他去上学,叮嘱他好好学习,发奋努力,早日成材,报效祖国;想了想还觉得不放心,又叮嘱他尊敬师长,团结同学,万勿淘气,滋生事端。

余文政从此进入了一个陌生凶险的世界。此前他没有受过识字算术的启蒙,比城市里的同学基础要差很多,汉语拼音在他看来是一个个魔幻世界里飞舞的符号,上课对他而言就像是在赶一班永远赶不上的快车。下课就更为凄惨。同学嘲笑他的乡音(也许正因为受过这般屈辱,余文政后来语言能力很强,全国各地的方言他都能用来调侃,学外语也胜人一筹),又因他体格瘦小,经常受欺负;老师从来不喜欢落后生,因此即使偶尔看到,也懒得帮他主持公道。